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6, 15(11), 181-186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11523

Hans汉斯

注视与物化：萨特现象学中的他者中介及其自由困境

刘　成

西南民族大学哲学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12日；录用日期：2026年11月3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6日

摘　要

本文以萨特《存在与虚无》为主要文本，考察注视如何使主体在为他存在中遭遇物化，并分析自由、自欺与他者中介的结构性关联。文章从自在与自为的区分出发，说明自由并非任意行动的能力，而是主体无法逃避的选择结构；继而通过钥匙孔场景阐明，注视不是关于他人的认识活动，而是改变主体存在方式的现象学事件——被看见者由此获得一个不能完全支配、却又无法否认的外在自我形象。本文进一步指出，物化并非单方面施加的限定，而是主体间关系中的双向结构：他人既是限制我自由的注视主体，也是我获得自我认识的不可废除的中介。由此，“他人即地狱”不宜被理解为对人际关系恶劣程度的经验判断。文章最后说明这一结构如何在匮乏与权力不对等的条件下获得具体形态。

关键词

萨特，注视，物化，他人即地狱，自欺

The Look and Objectification: The Mediation of the Other and the Predicament of Freedom in Sartrean Phenomenology

Cheng Liu

School of Philosophy,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October 12, 2026; accepted: November 3,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6, 2026

Abstract

Taking Sartre's *Being and Nothingness* as its primary tex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Look is not a

文章引用: 刘成. 注视与物化: 萨特现象学中的他者中介及其自由困境[J]. 哲学进展, 2026, 15(11): 181-186.
DOI: 10.12677/acpp.2026.1511523

cognitive activity but a phenomenological event that transforms the subject's mode of being: the one who is seen acquires an external self-image that cannot be controlled yet cannot be denied. Objectification is thus reciprocal rather than unilateral, since the Other both constrains my freedom and mediates my self-knowledge. "Hell is other people" is therefore not an empirical judgment about interpersonal conflict but a statement about the tension between being-for-others and self-affirmation. Drawing on Sartre's later account of scarcity and the practico-inert, the paper shows how this structure becomes concrete under unequal power.

Keywords

Sartre, The Look, Objectification, Hell Is Other People, Bad Faith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他人即地狱"是萨特流传最广的一句话。它在汉语世界被读作对人际关系的悲观断言，这与萨特本人的说明存在明显出入；更值得追究的是它被误读的方式——一句由剧中人物说出、且被该人物所处境遇所限定的话，何以会被当作无条件的哲学定理？本文认为，误读的根源在于体裁的混淆：在《禁闭》中说出这句话的是加尔森(Garcin)，而他在剧中的存在方式恰恰是自欺——让一个自欺者说出这句话，其功能并非宣告定理，而是把自身选择的失败归因于他人。

本文依《存在与虚无》关于自在、自为、注视、为他存在与自欺的分析，梳理萨特"注视－物化"机制的内在逻辑：萨特要表达的不是"他人一定是地狱"，而是他人对我的判断与注视使我难以成为我自己；《禁闭》中的"地狱"指的不是他人本身，而是"在他人目光下被固定"这一处境[1]。本文所据文本为：《禁闭》中译据李恒基译《隔离审讯》[1]，法文原版为 *Huis clos* [2]；《存在与虚无》中译据陈宣良等译[3]，法文原版为 *L'Être et le néant* [4]；《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译据周煦良、汤永宽译[5]，法文原版为 *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 [6]。

1.2. 研究现状与本文进路

"他人即地狱"与《禁闭》在国内已有相当积累。其一是人际关系与异化取向：夏世华[7]、邓越与杨泽[8]、王欣闻[9]、史玉霞[10]分别就"他人就是地狱"的义涵、剧中三方关系的异化、"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及该命题预设的他人观展开分析——此类研究长于澄清伦理含义，其不足在于容易把存在论层面的"物化"还原为经验层面的人际摩擦。其二是自由与责任取向：杨波[11]、卢云昆[12]、李潇潇[13]分别讨论萨特自由观撇开具体历史内容这一症结、自由与责任的悖论，以及萨特早期"他人"理论的构造及其困难——此类研究义理较深，却多以《存在与虚无》为文本。其三是戏剧形式与境遇取向：胡鹏林[14]、罗国祥[15]、尹迪[16]、马志丹[17]、王甜甜[18]分别从"在场之自由"与"行动之自由"、"境遇剧"理论、戏剧作为哲学载体、伦理身份之变及三层次伦理结构入手——此类研究已注意到形式问题，却多止于"戏剧是哲学的载体"这一判断。国外研究重心有所不同：默多克[19]视萨特的剧本与小说为其哲学的实验场，卡塔拉诺[20]对《存在与虚无》作逐章注释，《剑桥萨特指南》[21]与韦伯[22]追问不诉诸既定价值时自由选择能否生成规范，加德纳[23]则把"注视"与"为他存在"的重构置于全书重心。

本文的进路是：以《存在与虚无》对注视机制的分析为主线说明物化的形式结构，再借萨特后期关于匮乏与实践－惰性的讨论，考察该结构在权力不对等关系中的具体化形态。

2. 被判定为自由：萨特自由观的现象学前提

2.1. 自在与自为：存在先于本质

萨特的起点是区分两种存在方式(术语用法可参见加德纳的疏解[23])。自在存在“是其所是”，完全等同于自身，因而没有可能性；自为则“是其所不是，并且不是其所是”[3]。“存在先于本质”说的不是时间先后，而是人的存在不能由任何既定本质来说明——萨特以裁纸刀为例：其用途与制作方式在制作之前就已确定，而人没有这样一张设计图[5]。这一命题的直接后果不是解放感，而是无庇护：人没有本性、没有神意所定的目的，找不到可以依靠的根据。萨特把这一处境描述为人在这世界上无所依傍[5]；而无庇护本身就是伦理学问题之所以出现的条件。

2.2. 自由的无托词结构

萨特最容易被误解的表述是“人被判定为自由”[3]：自由不是可以选择接受或放弃的属性，而是被强加于人、无法摆脱的处境。人可以放弃某个目标，但放弃本身仍是一个选择。其关键推论是：没有任何托词——人不能以自己的天性、处境或他人的干预为由推卸责任，懦夫是自己造就的懦夫[5]。萨特由此区分“处境”与“对处境的把握”：处境不被选择，但处境的意义依赖于人如何把握它[3]。他人的注视可能限制主体，却无法取消主体的自由——主体无法摆脱自由，也无法把自由理解为对自身社会形象的完全支配。

2.3. 自欺的结构

自欺的悖论在于欺骗者与被欺骗者是同一个人。自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自由地选择不去看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它不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自由对自身的一种运用[3]。萨特以咖啡馆侍者为例：其过度标准化的动作仿佛职业身份已经穷尽了他的存在。自欺的一般结构由此显现：人把自己当作一个事实，以回避自己是自由的——自欺者把自己当成一件有既定本质的东西，也就是把自己物化。自欺依赖一个条件：自我确证的中介不被他人打断。它是一种独白式的运作，只要不被外部目光质疑就可以维持，正是在这一点上，自欺与为他存在发生关联。

3. 注视、物化与他者关系的双重性

3.1. 注视作为存在论事件

他者问题是现象学的困难所在：胡塞尔式的处理诉诸“类比统觉”，通过他人身体与我身体的相似性类推他人身体之中也有意识，而萨特批评这一道路从未真正超出我自己。他的主张是：我不是先遇到一个身体、再推论其中有意识，而是直接遭遇一个注视——一旦他人出现，我在世界中的整个存在结构就发生改变[3]。

萨特以“钥匙孔”场景说明这一遭遇。设想我出于好奇俯身凑到门孔前向内窥视：在这一刻，我是纯粹的自为，完全沉浸于被注视的世界之中，而“我”并不在场[3]。然后我听见脚步声——有人看见了我。结构在这一瞬间发生整体转换：我获得了自我，但这是一个被给予的自我——在他人目光中，我成为“一个窥视者、一个卑鄙的人”，无法支配这一形象，却必须承担它。萨特把这一转换落在羞耻上：羞耻是“对自我的羞耻，并且是在他人面前对自我的羞耻”[3]。这一转换是瞬间的、不经过推论的，并且不可协商——他的目光所揭示的不是可争辩的判断，而是既成的事实。

3.2. 为他存在、物化与他人的双重性

萨特将他人理解为我与我自身之间的中介[3]：我关于自己是什么的任何确定，都要经过他人的目光。通过他人的目光，我获得关于自身的一个外在形象——萨特称之为我的为他存在。这一形象不是我能够任意取消的虚构，它也不能穷尽我，因为自为始终超出任何既定规定。物化的确切含义由此可以给定：它不是“被贬低”或“被侮辱”，而是可能性的封闭——自为本是可能性的自由展开，而在他人目光之下，这些可能性被压缩为一个已完成的事实(“你就是这种人”)。因此，物化不能仅靠改善他人评价而被彻底消除。

在《存在与虚无》中，他人同时以两种面貌出现：他人是注视的主体，其目光把我固定为对象；他人又是被我所注视的对象，当我把他人当作对象来认识、评价、利用时，我同样在物化他。萨特承认这一不对称性无法被消除：在我与他人之间，不存在一个使双方同时作为主体的位置[3]。物化因此不是单向的限定，而是我与他人之间关系的一般形式。有论者指出，萨特既说“他人即地狱”，又主张自由必须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二者之间存在矛盾[8] [12]。本文认为，这并非文本疏漏，而是上述双重性的必然产物：正因为他人同时是我的自由的限制与自我确证的条件，两句话才会同时成立——并列起来看是矛盾，放回“他人是中介”这一结构看则是同一命题的两面。

4. 物化的历史具体化与伦理困境

4.1. 匮乏、权力不对等与当代形态

以上描述的注视结构在性质上是形式的：它说明了物化如何可能，却尚未说明物化在何种条件下会变得系统化、可累积，并以权力不对等的形式固定下来。

《辩证理性批判》的出发点是匮乏：当资源不足以满足所有需要时，他人的存在本身就构成对我的可能威胁，我与他人的关系由此从“注视–被注视”的形式结构转变为围绕资源的相互限定。萨特进一步用实践–惰性说明这一关系的物质化：人的实践凝固为结构(工具、制度、社会组织)，反过来以物的方式支配人；他又以系列与群体区分两种共在方式——前者彼此隔离、可相互替换，后者依赖自由实践的相互承认[24]。在这一框架中，权力不对等不是主观态度或偶然的品质差异，而是结构性关系在制度中的固化：一方能够支配另一方行动的条件(资源、规则、评价标准)，另一方则只能在此条件中行动。能够把他人固定为某种社会身份的，往往是掌握评价条件的人。

《禁闭》的舞台设定恰好取消了物质匮乏：三人各有家具与空间，并无资源之争。但剧中仍存在一种不对等——伊内丝占据注视的优势位置，因为她不依赖另外两人的承认，而另外两人都依赖她的承认。这提示：即使物质匮乏被取消，“承认”本身仍可能是稀缺的，这是剧中不对等的根据；而在当代数字平台上，自我呈现所依赖的可见性同样由平台规则分配，“注视”由此成为被数据与规则结构化的评价机制。需说明两点限度：《辩证理性批判》与《存在与虚无》的工作性质不同，二者不能相互取代；引入后期萨特只为说明这一形式结构如何获得历史厚度，而非主张早期论述应被取代。

4.2. 自欺的失败、自由责任与伦理学的未完成性

主体可能诉诸自欺来抵御他人的判断，但这一策略无法消除为他存在——自欺本身仍是自由的运用。由此产生双重约束：主体不能把他人的判断当作自身存在的最终真理，也不能假装他人的判断对自己毫无影响；责任并不意味着主体应为他人的一切行为负责，而是说他人不能替主体完成其对自身处境的全部回应。

萨特曾多次计划写作一部系统的伦理学著作，但始终未能完成；其相关笔记后以《伦理学笔记》为题刊行[25]。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注意论述的边界：存在论分析能够揭示主体为何无法逃避自由、为何必须

经由他者遭遇自身，却不能仅凭这些描述就推出一套完整的伦理学体系。国内研究多倾向于把散落的论述整合为一种可辨识的伦理框架，如王甜甜即以“个人伦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三层次重构萨特戏剧的伦理结构[18]。本文的态度不同：既不主张从《禁闭》中读出萨特未曾写出的伦理学，也不把“未完成”视为待补的缺环，而把它视为命题本身的形式。

5. 结语

本文的分析表明：自由不是任意行动，而是无法逃避的选择结构；注视则使主体发现自己已作为对象呈现于他人视野之中。“他人即地狱”所揭示的不是人际关系的恶劣，而是主体需要他者、却无法支配他者这一结构性困境；在现实条件中，匮乏与实践–惰性又把它转化为可占有、可制度化的力量。

最后提出一个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萨特所描述的这种主体间张力，是否必然导向一种冲突伦理？冲突伦理通常预设他者可以被克服、支配或排除，而萨特论述中最不可让步的一点恰恰是他人既不能被消除，也不能被还原为我的投影。若这一结构成立，那么问题或许不在于如何消除冲突，而在于能否建立一种以承认“不可调和性”为起点的伦理学——它不承诺最终和解，而要求在无法弥合的相互依赖中维持责任。这一问题的答案《禁闭》并未给出，但戏剧形式使问题无法被回避。

参考文献

[1] 萨特. 隔离审讯[M]//萨特文集: 第 5 卷 戏剧卷I. 李恒基,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47.

[2] Sartre, J.P. (1945) Huis Clos. Gallimard.

[3] 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 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4] Sartre, J.P. (1943) L’Être et le néant: Essai d’ont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 Gallimard.

[5] 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 周煦良, 汤永宽,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6] Sartre, J.P. (1946) 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 Nagel.

[7] 夏世华. 从《禁闭》看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 [J]. 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8(2): 204-206.

[8] 邓越, 杨泽. 萨特《禁闭》中的人际关系异化思想[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7, 26(10): 151-153.

[9] 王欣闻. 论萨特戏剧中“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禁闭》与《苍蝇》为中心[J]. 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 2017, 17(10): 131-137.

[10] 史玉霞. 反思“他人即地狱”蕴含的他人观[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 2008.

[11] 杨波. 自由选择与无法摆脱的人类困境——从《苍蝇》《禁闭》看萨特早期本体论自由观的得失[J]. 黑龙江社会科学, 1989(4): 51-53.

[12] 卢云昆. 自由与责任的深层悖论——浅析萨特“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概念[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3): 45-51.

[13] 李潇潇. 萨特早期的“他人”理论探析[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17.

[14] 胡鹏林. 自由之存在: 萨特的哲学戏剧观——以《禁闭》为例[J]. 天府新论, 2011(1): 141-144.

[15] 罗国祥. 萨特存在主义“境遇剧”与自由[J]. 外国文学研究, 2001(2): 55-61.

[16] 尹迪. 作为存在主义哲学载体的境遇剧——萨特哲学与戏剧之关系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武汉大学, 2004.

[17] 马志丹. 论萨特戏剧《禁闭》中的身份之变与伦理选择[J]. 四川戏剧, 2019(5): 53-58.

[18] 王甜甜. 萨特戏剧伦理思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四平: 吉林师范大学, 2021.

[19] Murdoch, I. (1953) Sartre: Romantic Rationalist. Bowes & Bowes.

[20] Catalano, J.S. (1980) A Commentary on Jean-Paul Sartre’s Being and Nothingne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1] Howells, C. (1992)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rt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 Webber, J. (2009) The Existentialism of Jean-Paul Sartre.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883174

[23] 加德纳. 导读萨特《存在与虚无》[M]. 汪功伟, 江婷,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22.
[24] Sartre, J.P. (1960)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Gallimard.
[25] Sartre, J.P. (1983) Cahiers pour une morale. Gallimard.